六十六

列傳第二十

通志一百一十七

魏

韓暨　崔林

高柔　孫禮

王觀　辛毗

楊阜　高堂隆

滿寵　田豫

牽招　郭淮

徐邈　胡質

王昶　王基
王淩　毋丘儉 文欽
諸葛誕 唐咨　鄧艾 州泰
鍾會 王弼

韓暨字公至南陽堵陽人也韓王信之後祖術河東太守父純南郡太守初同縣豪右陳茂譖暨父兄幾致大辟暨陽不以爲言庸賃積資陰結死士遂追呼彝禽茂以首祭父墓由是顯名舉孝廉司空辟皆不就乃變姓名隱居魯陽山中山民合黨欲行寇掠暨散家財以供牛酒請其渠帥爲陳安危山民化之終不爲害避袁術命召徙居山都之山荊州牧劉表禮辟遂遁逃南居舂陵界所在見敬愛而表深恨之暨懼應命除宜城長太祖平荊州辟爲丞相士曹掾後遷樂陵太守徙監冶謁

者舊時冶作馬排（蒲拜反爲排以吹炭）每一熟石用馬百疋更作人排又實功力暨乃因長流爲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在職七年器用充實制書褒歎就加司金都尉班亞九卿文帝踐阼封宜城亭侯黃初七年遷太常進封南鄉亭侯邑二百户時新都洛陽制度未備而宗廟主祏皆在鄴都暨奏請迎鄴四廟神主建洛陽廟四時蒸嘗親奉粢盛崇明正禮廢去淫祀多在匡正在官八年以疾遜位景初二年春詔以暨爲司徒夏四月薨遺令斂以時服葬爲士藏謚恭侯子肇嗣肇薨子邦嗣暨嘗爲

大鴻臚其後有勃海韓宣者繼爲之俱號稱職故鴻臚中爲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宣字景然勃海人也爲人短小建安中太祖召署丞相軍謀掾冗散在鄴嘗於鄴宮出入於東掖門內與臨菑侯植相遇時天新雨地有泥潦宣欲避之閡潦不得去乃以翁自障住於道邊植嫌宣既不去又不爲禮乃駐車使其常從問宣何官宣云丞相軍謀掾也植曰應得唐突列侯否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爲下土諸侯禮也植又曰即如所言爲人父吏見

其子應有禮否豈又曰於禮臣子一刻也而宣年又長
植知其枝柱難窮乃釋去具爲太子言以爲辯黃初中
爲尚書郎嘗以職事當受罰於殿前已縛束杖未行文
帝輦過問此爲誰左右對曰尚書郎勃海韓宣也帝追
念前臨菑侯所說乃寤曰是子建所道韓宣邪特原之
遂解其縛時天大寒宣前以當受杖豫脫袴纏褌面縛
及其見原褌腰不下乃趨而去帝目而送之笑曰此家
有膽諦之士也後出爲清河東郡太守明帝時爲尚書
大鴻臚數歲卒

韓暨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時晚成宗族莫知唯
從兄琰異之太祖定冀州召除鄴長貧無車馬單步之
官太祖征壺關問長吏德政最者并州刺史張陟以林
對於是擢爲冀州主簿徙署別駕丞相掾屬魏國建稍
遷御史中丞文帝踐阼拜尚書出爲幽州刺史北中郎
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吳中
郎將上所親重國之貴臣也杖節統事州郡莫不奉牋
致敬而崔使君初不與相聞若以邊塞不修斬卿使君
寧能護卿邪別駕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脫

羅寧當相累邪此州與胡虜接宜鎮之以靜擾之則動
其逆心恃為國家生北顧憂以此為寄在官一朞寇竊
寢息猶以不事上司左遷河間太守清論多為林怨也
遷大鴻臚時龜茲王遣侍子來朝朝廷嘉其遠至褒賞其
王甚厚餘國各遣子來朝聞使連屬林恐所遣或非真的
權取疏屬賈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綬而道路護送所損
滋多為夷狄所笑乃移書燉煌喻旨并錄前世待遇諸
國豐約故事使有常制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轉光祿
勳司隸校尉屬郡皆罷其法除過員吏林為政雅誠簡
存大體是以去後每輒見思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論
制下百僚林議曰案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
遂以陵遲此即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
豈在乎佐吏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備之以
科條中之以內外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
綱衆毛不整振其領皐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
五帝三王未必如一而各以治亂易曰易簡而天下之
理得矣太祖隨宜設辟以遺來今不患不法古也以為
今之制度不為蹤閣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朝臣能任

仲山甫之重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景初元年司徒司空並缺散騎侍郎孟康薦林禀自然之正性體高雅之弘量論其所長以比古人忠直不回則史魚之儔清儉守約則季文之匹也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及爲外司萬里肅齊誠台輔之妙器袞職之良才也後年遂爲司空封安陽亭侯邑六百户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頃之又進封安陽鄉侯魯相上言漢舊立孔子廟褒成侯歲時奉祠辟雍行禮必祭先師王家出穀春秋祭祀今宗聖侯奉嗣未有命祭之禮宜給牲牢長吏奉祀尊爲貴神

制三府議博士傅祗以春秋傳言立在祀典則孔子是也宗聖適足繼絶世章盛德耳至於顯立言崇明德則宜如魯相所上林議以爲宗聖侯亦以王命祀不爲未有命也周武王封黄帝堯舜之後及立三恪禹湯之世不列于時復特命他官祭也今周公已上達於三皇忽焉不祀而其禮經亦存其言今獨祀孔子者以世近故也以大夫之後特受無疆之祀禮過古帝義踰湯武可謂崇明報德矣無復重祀於非族也林之著此議頗爲世論所鄙明帝又分林邑封一子列侯正始五年薨謚

曰孝侯子述嗣

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也父靖爲蜀郡都尉柔留鄉里謂邑中曰今者英雄並起陳留四戰之地也曹將軍雖據兖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坐守也而張府君先得志於陳留吾恐變乘間作也欲與諸君避之衆皆以張邈與太祖善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從兄幹袁紹甥也在河北呼柔柔舉宗從之會靖卒於西州時道路艱澁兵寇縱横而柔冒艱險詣蜀迎喪辛苦荼毒無所不嘗三年乃還太祖平袁氏以柔爲管長縣中素聞其名姦吏數人皆自引去柔各召復之還皆自相勸勵咸爲佳吏高幹既降頃之以并州叛柔自歸太祖太祖欲因事誅之以爲刺姦令史柔勲法允當獄無留滯又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太祖嘗夜微出觀察諸吏見柔哀之徐解衣覆之而去自是辟爲丞相倉曹屬太祖欲遣鍾繇等討張魯柔諫以爲今猥遣大兵西有韓遂馬超謂爲大軍已舉將相翁動作逆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繇入關遂超等果反魏國初建爲尚書郎轉拜丞相理曹掾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

舊法士亡者竟其妻子太祖患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柔啓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賞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絶其意望而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逃亡誅將及己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即止不殺金母弟及他蒙活者甚衆遷爲潁川太守復還爲法曹掾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增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衆事使賢人君子爲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姦利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柔文帝踐阼以柔爲治書侍御史賜爵關內侯轉加執法時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姦省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

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爲宜除妖
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即從而相誣告
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者罪之於
是遂絕校事劉慈等自黃初初數年之間舉吏奸罪以
萬數亦皆請懲虛實其餘小小挂法者不過罰金四年
遷爲廷尉魏初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天地
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枝阿衡之佐文武
憑日望之功遂至漢初蕭曹之儔並以元勳代作心膂
比昔明王聖主任臣於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今公

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
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
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古者有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
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
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
裨起天聽弘益大化帝雖納焉帝以宿嫌欲在法誅治
書執法鮑勛而柔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遂召柔詣臺
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考問勛勛死乃遣柔還寺明帝即
位封柔延壽亭侯時博士執經柔上疏曰臣聞尊貴道重

學聖人弘訓憲文崇儒者明義昔漢末陵遲禮樂崩
壞雄戰虎爭以戰陳為務遂使儒林之輩幽隱而不顯
太祖初興閔其如此每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教學
之官高祖即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
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陛下臨政允迪
叡哲敷弘大猷光濟先軌雖夏啓之承基周成之繼業
誠無以加也然今博士皆經明行脩一國清選而使遷
除限不過長懼非所以崇顯儒術帥勵忘倦也孔子稱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故楚禮申公學士銳精漢隆皇茂
才博納賢臣以為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
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為弘
帝納之後大興殿舍百姓勞役廣采衆女充盈後宮皇
子連夭繼嗣未育柔上疏曰二虜狡猾潛自講肄謀動
干戈未圖東手宜蓄養壯士繕治甲兵以逸待之而頃
興造殿舍上下勞擾百官使吳蜀知人虛實通謀并執復
俱送死甚不易也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
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費者非惟百
金之人費所憂者非貨比狄之患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

朝燕之儀訖罷作者使得就農役吳蜀平定復可徐興
昔軒轅以二十一五十傳祚彌遠周室以姬國四十歷年
滋多陛下聰達窮理盡性而頃皇子連夭逝熊羆之
祥又未感應羣下之心吳不悵戚周禮天子后妃以下
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以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
之聖鑒不昌豈能由此一士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內
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為寶如此
則各蠲斯之微可廣而致太帝報曰知卿忠允乃心王室
輒克昌言他復以聞時尚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
禁內射免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
獄柔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
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
龜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
平章復為奏辭指深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即還訊各當
其罪時制妾遭大喪者百日後皆給役有司徒吏解弘
遭父喪後有軍事受勑當行以疾病為辭詔怒曰汝非
曾閔何言毀邪促收考竟柔見弘信甚羸劣奏陳其事
宜加寬貸帝乃詔曰孝哉弘也其原之初公孫淵兄晃

爲叔父恭任內侍先淵未反數陳其變及淵謀逆帝不
忍市斬欲就獄殺之柔上疏曰書稱用罪伐厥死用德
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也晃及妻子叛逆之類誠應梟
縣勿使遺育而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爲凶
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祈奚明叔向之過
在晉之美義也臣以爲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
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置囹圄使自
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帝不聽竟使使齎金屑飲
晃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殯斂於宅是時殺禁地鹿者身
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柔上疏曰聖王之
御世莫不以廣農爲務儉用爲資夫農廣則穀積用儉
則財富富財積穀而有憂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
夫不耕或爲之飢一婦不織或爲之寒中間以來百姓
供給衆役親田者既減少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
食生苗處處爲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
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
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率有兵戈之
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念啓愍稼

穡之艱難寬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衆庶永濟莫不悅豫矣頃之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寃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爲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讎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讎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召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否子文曰自以單貧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不言邪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爲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爲戒在官二十三年轉太常旬日遷司空徙司徒及太傅司馬懿奏免曹爽皇太后詔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傅謂柔曰君爲周勃矣爽誅進封萬歲鄉侯高貴鄉公即位進封安國侯轉爲太尉常道鄉公即位

增邑并前四千户前後封二子亭侯景元四年年九十
薨謚曰元侯孫渾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柔著勲前朝
改封渾昌陸子
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也太祖平幽州召爲司空軍
謀掾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
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既
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姦主簿溫恢恢嘉之具白
太祖各減死一等後除河間郡丞稍遷滎陽都尉魯山
中賊數百人保固險阻爲民作害乃徙禮爲魯相禮至

官出俸穀發吏民募首級招納降附使還爲間應時平
泰歷山陽平原平昌琅邪太守從大司馬曹休征吳於
夾石口禮諫以爲不可深入不從而敗遷陽平太守入
爲尚書明帝方脩宮室而節氣不和天下少穀禮固爭
罷役詔曰敬納讜言促遣民作時李惠監作復奏留一
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奇其
意而不責也帝獵於大石山虎趨乘輿禮便投鞭下馬
欲奮劒斫虎詔令禮上馬明帝臨崩之時以曹爽爲大
將軍宜得良佐於牀下受遺詔拜禮大將軍長史加散

騎常侍禮亮直不撓爽弗便也以爲揚州刺史加伏波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全琮帥數萬衆來寇時州兵休使在者無幾禮躬勒衛兵禦之戰於芍陂自旦及暮將士死傷過半禮犯蹈白刃馬被數創手秉袍鼓奮不顧身賊衆乃退詔書慰勞賜絹七百疋禮爲死事者設祀哭臨哀號發心皆以絹付亡者家無以入身徵拜少府出爲荆州刺史遷冀州牧太傅司馬懿謂禮曰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決之虞芮待文王而了且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堰墓爲驗聽者以先老爲正而老者不可加以榎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徙避仇讎如今所聞雖皐陶猶將爲難若欲使必也無訟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辭訟昔成王以桐葉戲叔虞周公便以封之今圖藏在天府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州乎懿曰是也當別下圖禮到案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下書云圖不可用當參異同禮上疏曰管仲霸者之佐其器又小猶能奪伯氏駢邑使沒齒無怨言臣受牧伯之任奉聖朝明圖驗地著之界界實以王翁河爲限而俞以馬冇疾爲驗

詐以鳴犢河爲界假虛訟訴疑誤臺閣藉聞衆口鑠金
浮石沉木三人成市虎慈母投其杼今二郡爭界八年
一朝決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得尋按擿校也平原在
兩河向東上其間有爵隄爵隄在高唐西南所爭地在
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爲長嘆息流涕者也案解
與圖奏而鄃不受詔此臣軟弱不勝其任臣亦何顏尸
祿素餐輒束帶著履駕車待放爽見禮奏大怒劾禮怨
望結刑五歲在家期年衆人多以爲言除城門校尉時
匈奴王劉靖部衆彊盛而辭卑數寇邊乃以禮爲并州
刺史加振武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往見太傅司
馬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
分乎今當遠別何不歡也禮曰何明公言之乖細也禮
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爲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弼
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勳今社稷將危天
下兇兇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
不可忍及爽誅後入爲司隸校尉禮凡臨七郡五州皆
有威信遷司空封大利亭侯邑一百戶禮與盧毓同郡
時輩而情好不睦爲人雖互有長短然名位略齊云嘉

平二年薨謚曰景侯孫元嗣

王觀字偉臺東郡廩丘人也少孤貧篤志太祖召爲丞相文學掾出爲高唐陽泉鄴任令所在稱治文帝踐阼入爲尚書郎廷尉監出爲蕩陽涿郡太守涿北接鮮卑數有寇盜觀令邊民十家已上屯居築京塹時有不願者觀乃假遣朝吏使歸助子弟不與期會但勑事訖各還於是吏民相率不督自勵旬日之中一時俱成守禦有備寇鈔已息明帝即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爲劇中平者王者欲言郡爲中平觀教曰此郡濵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爲劇邪主者曰君郡爲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爲民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隆差豈可爲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遂言爲外劇郡後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公心如此觀治身清素帥下以儉僚屬承風莫不自勵明帝幸許昌召觀爲治書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有倉卒喜怒而觀不阿意順指太尉司馬懿請觀爲從事中郎遷爲尚書出爲河南尹徙少府大將軍曹爽使材官張逵斫家屋材及諸私用之物觀聞知皆録奪以沒官少府

統三尚方御府內藏玩弄之寶奕等奢放多有干求憚
觀守法乃徙爲太僕司馬懿誅奕使觀行中領軍據奕
弟羲營賜爵關內侯復爲尚書加駙馬都尉高貴鄉公
即位封中鄉亭侯頃之加光祿大夫轉爲右僕射常道
鄉公即位進封陽鄉侯增邑千户并前二千五百户遷
司空固辭不許遣使就第拜授就官數日上送印綬輙
自輿歸里舍薨于家遺令藏足容棺不設明器不封不
樹謚曰肅侯子悝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觀著勳前朝
改封悝東膠子

平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也其先建武中自隴西東遷
毗隨兄評從袁紹太祖爲司空辟毗毗不得應命及袁
尚攻兄譚於平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太祖將征荊州
次于西平毗見太祖致譚意太祖大悅後數日更欲先
平荊州使譚尚自相斃他日置酒毗望太祖色知有變
以語郭嘉嘉白太祖太祖謂毗曰譚可信尚必可克不
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力耳袁氏本兄
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己也今
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

此力竭也兵喪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鬩國分爲二連年戰伐而介冑生蟣虱加以旱蝗饑饉並臻國無囷倉行無裹糧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尚之時也兵法稱有石城湯地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守也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躡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弊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天以表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國未有釁仲虺有言取亂侮亡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謂亂矣君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綏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矣太祖曰善乃許譚平次于黎陽明年攻鄴克之表毗爲議郎又之太祖遣都護曹洪平下辯使毗與曹休參之令曰昔高祖貪財好色而良平匡其過失今佐治文烈憂不輕矣軍還爲丞相長史文帝踐阼遷侍中賜爵關內侯時議改正朔毗以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

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
夏數爲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帝欲徙冀
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飢羣司以爲不可而
帝意甚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
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
徙之非邪毗曰誠以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
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
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
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
曰佐治卿待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
食也帝遂從其半常從帝射雉樂哉毗曰於
陛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爲之希出上軍
大將軍曹真征朱然于江陵毗行軍師還封廣平亭侯
帝欲大興軍征吳毗諫曰吳楚險遠難禦道隆後服道
湾先叛自古患之非徒今也今陛下祚有海內夫不賓
者莫能久乎昔尉佗稱帝子陽僭號歷年未幾或臣或
誅何則違逆之道不久全而大德無所不服也方今天
下新定士廣民稀夫廟筭而後出軍猶臨事而懼況今

顧著方闕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
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循之比未易也今日
之計莫若脩范蠡之養民法管仲之寄政則充國之屯
田明仲尼之懷遠十年之中彊壯未老童齔勝殘光民
知義將士思奮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
更當以虜遺子孫邪毗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
知時也苟時未可容得已乎帝竟伐吳至江而還明帝
即位進封潁鄉侯邑三百户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
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

敞諫曰今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冥小降意和光同
塵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爲闇
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
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
者邪宄從僕射畢軌表言尚書僕射王思精勤舊吏忠
亮計略不如辛毗毗宜代思帝以訪放資放資對曰陛
下用思者誠欲取其效力不貴虛名也毗實亮直然性
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出爲衛尉時帝方脩
殿舍百姓勞役毗上疏曰竊聞諸葛亮講武治兵而孫

權市馬遼東量其意指以欲相左右備豫不虞古之善
政而今者宮室大興加連年穀麥不收詩云民亦勞止
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蠻陛下爲社稷計帝報
曰二虜未滅而治宮室直諫者立名之時也夫王者之
都當及民勞兼辦使後世無所復增是蕭何爲漢規摹
之略也今卿爲魏重臣亦宜解其大歸帝又欲平北芒
令於其上作臺觀則見子午津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
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
九河泛溢洪水爲害而立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

時諸葛亮圍祁山不克引退張郃追之爲流矢所中死
帝惜郃臨朝而歎曰蜀未平而郃死將若之何司空陳
群曰郃誠良將國所依也毗心以爲郃雖可惜然已死
不當內弱主意而示外以不大也乃持群曰陳公是何
言歟當建安之末天下不可一日無武皇帝也及委國
祚而文皇帝受命黃初之世亦謂不可無文皇帝也及
委棄天下而陛下龍興今國內所少豈張郃乎陳群曰
誠如辛毗言也帝笑曰陳公可謂善變矣青龍二年諸
葛亮率衆出渭南先是大將軍司馬懿數請與亮戰明

帝終不聽是歲恐不能禁乃以毗爲大將軍軍師使持節六軍皆肅準毗節度莫敢犯違懿數欲進攻毗禁不聽亮卒復還爲衛尉薨謚曰肅侯子敞嗣咸熙中爲河內太守毗女憲英自有傳

楊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以州從事爲牧韋端使詣許拜安定長史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失後事今雖彊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長史杜襲其所好遂去官而端徵爲大僕其子康代爲刺史辟阜爲別駕察孝廉辟丞相府州表留參軍事馬超之戰敗渭南也走保諸戎太祖追至安定而蘇伯反河間將引軍東還阜時奉使言於太祖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若大軍還不嚴爲之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太祖善之而軍還倉卒爲備不周超果率諸戎渠帥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唯冀城奉州郡以固守超盡兼隴右之衆而張魯又遣大將楊昂以助之凡萬餘人攻城阜率國士大夫及宗

族子弟勝兵者千餘人使從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州遣別駕閻温循水潛出求救爲超所殺於是刺史太守失色始有降超之計阜流涕誡衆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田單之守不固於此也柰何棄垂成之功點不義之名阜以死守之遂號哭刺史太守卒遣諸子開城門迎超超入拘岳於冀使楊昂殺刺史太守[illegible]

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illegible]與之阜以喪妻求葬假[illegible]兄姜叙爲撫夷將軍領兵[illegible]歷城阜少長叙家乃西至歷城見叙母及叙說前在并中時事歔欷悲甚叙曰何爲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耻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之心此趙盾所以書弑君也超彊而無義多釁易圖耳叙母慨然勑叙從阜計計定外與鄉人姜隱趙昂尹奉姚瓊孔信武都人李俊王靈結謀定討超約使從弟謨至冀語岳并結安定梁寬南安趙衢龐恭等約誓既明十七年九月與叙起兵於曾城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而衢寬等解

岳閉冀城門討超妻子超襲歷城得叙母叙母罵之曰
汝背父之逆子孰肯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汝而不早死
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殺之阜與超戰身被五創宗族
昆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隴右平定太祖封討超
之功者十一人賜阜爵關內侯阜讓爵曰早君存無幷
難之功君亡無死節之效於義當絀於法當誅超又不
死無宜苟荷爵祿太祖報曰君與羣賢共建大功西土
之人以爲美談子貢辭賞仲尼謂之仁善君其剖心以
順國命姜叙之母勸叙早發明賢乃爾雖楊敞之妻蓋

不過此賢哉賢哉良史記錄必不墜於地矣太祖征漢
中以阜爲益州刺史還拜金城太守未發轉武都太守
郡濱蜀漢阜請依龔遂故事安之而已會劉備遣張飛
馬超等從沮道趣下辯而氐雷定等七部萬餘落反應
之太祖遣都護曹洪禦超等超等退還洪置酒大會令
女倡著羅縠之衣蹋鼓一坐大笑阜厲聲責洪曰男女
之別國之大節何有於廣坐之中裸女人形體雖桀紂
之亂不甚於此遂奮衣辭出洪立罷女樂請阜還坐肅
然憚焉及劉備取漢中以逼下辯太祖以武都孤遠欲

移之恐吏民戀土阜恩信素著前後徙民民使居京兆扶風天水界者萬餘户徙郡于槐里百姓襁負而隨之爲政舉大綱而已下不忍欺也文帝問侍中劉曄等武都太守何如人也皆稱阜有公輔之節未及用會帝崩在郡十餘年徵拜城門校尉阜嘗見明帝著帽被縹綾半袞袖阜陪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荅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遷將作大匠時初治宮室發美女以充後庭數出弋獵秋大雨雷電多殺鳥雀阜上疏指陳災譴之由皆從心恣欲所致其語切直又雍丘王植好

於不齒藩國至親法禁峻密阜又陳九族之義以諷焉帝詔報嘉之後遷少府是時大司馬曹真伐蜀遇雨不進阜上疏曰昔文王有赤烏之符而猶日仄不暇食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猶尚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閡山險轉運之勞檐負之苦所費以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帝覽奏即召諸軍還後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阜議以爲致治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若舍賢

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爲臺榭以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作奇巧以合上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爲政不通治體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並詔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敦禮之士而選用之此亦求賢之一端也阜又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帝聞而愈敬憚阜帝愛女

淑未期而夭帝痛之甚追封平原公主立廟洛陽葬於南陵將自臨送阜上疏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可送葬乎帝不從帝既新作許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阜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彫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琁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

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殷周爲法桀紂秦楚爲戒而乃自暇自逸唯宮室是飾必有危亡之禍矣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駑怯敢忘斯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天子感其忠言手筆詔荅每朝廷會議阜嘗侃然以天下爲已任數諫爭不聽乃屢乞遜位未許會卒家無餘財孫豹嗣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魯高堂生之後也少爲諸生泰山太守薛悌命爲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呵之隆按劒叱督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趙彈秦爭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悌驚起止之後去吏避地濟南建安十八年太祖召爲丞相軍議掾後爲歷城侯徽文學轉爲相徽遭太祖喪不哀及游獵馳騁隆以義正諫甚得輔導之節黃初中爲堂陽長以選爲平原王傅王即尊位是爲明帝以隆爲給事中博士駙馬都尉帝初踐阼羣臣或以爲宜饗會隆曰

唐虞有遏密之哀高宗有不言之思臣以爲不宜爲會
帝敬納之遷陳留太守犢民酉牧年七十餘有至行隆
舉爲計曹掾帝嘉之特除郎中以顯焉徵隆爲散騎常
侍賜爵關內侯時太史上漢歷不及天時因更推步弦
望晦朔爲太和歷帝以隆學問優深於天文尤精乃詔
使隆爲尚書郎楊偉太史待詔駱祿參共推校偉祿是
太史隆故據舊歷更相劾奏紛紜數歲偉稱祿得日蝕
而月晦不盡隆不得日蝕而月晦盡詔從太史隆所爭
雖不得而遠近猶知其精微也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

長安大鍾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
公旦之聖制既鑄大錢又作大鐘單穆公諫而弗聽泠
州鳩對而弗從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爲永
鑒然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盪聖心求取亡國
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
神明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與卞蘭從帝以隆表示
蘭使難隆曰興衰在政樂何爲也化之不明豈鐘之罪
隆曰夫禮樂者爲治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

聲發響商辛以隕大鐘既鑄周景以毀天存亡之機恒由
斯作安在廢興之不階也帝稱善遷侍中猶領太史令
崇華殿災詔問隆此何咎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隆對
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脩德可以勝
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
天火爲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
以旱火從高殿起也臣案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
室爲誡然今宮室之所以充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
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陛下消復

之良術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柏梁災而大起宮殿
以厭之其義云何隆對曰臣聞西京柏梁既災越巫陳
方建章是經以厭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爲非聖賢之明
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殺衛太子事
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臣以爲宜罷散民役清
埽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則萋萋嘉禾必生於
此地矣帝竟復崇華殿時郡國有九龍見故改曰九龍
殿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隆隆曰詩云惟鵲
有巢惟鳩居之今始構闕而鵲巢之天意若曰宮室未

成身不得居將有他姓制御之耳天道無親唯與善人今宜休罷百役增崇德政則可以轉禍爲福矣帝於是爲之改容動色是歲有星孛于大辰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必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今圜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宮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軍國之資略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矣采掾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宮室過盛天彗章灼斯乃慈父懇切之訓陛下當崇孝子祗聳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怒時軍國多事用法深重隆上疏曰夫移風易俗在於宣明道化今有司不本大道而務糾刑書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宜崇禮樂班叙明堂脩三雍大射養老營建郊廟尊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愷悌尚儉素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地使雅頌之聲盈于六合緝熙之化混于後嗣斯蓋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貴業也夫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猶棼絲非政理也可命羣公卿士通儒造其事

以爲典式隆又以爲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自
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故二春稱王明三統
也於是敷演舊章奏而改焉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春
三月爲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
正也遷光祿勳帝愈增崇宮觀彫飾觀閣鑒大行之石
英采穀城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
太極之北鑄作黃龍鳳凰奇偉之獸飾金墉陵雲臺陵
霄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于學生莫不爰
力帝乃躬自握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悼皇后崩天作

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隆上疏切諫曰昔在伊唐洪
水爲厄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
歷年二十二載災眚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
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土庸勳各有等差
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
與廝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
名也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
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災異既發則懼而脩政故無
不延期流祚爰及末葉闇君荒主遂其情志恬忽變戒

卒皆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今吳蜀二賊非從白地
小虜聚邑之寇乃據險棄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
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脩德政復覆清儉輕
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
惕然惡其如此以爲難卒討滅而爲國家憂乎若使告
者曰彼二賊並爲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
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
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
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夫亡
國之主恒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恒自謂
亡然後至於不亡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
年之畜外有彊敵六軍暴邊內興十功州郡騷動若有
疵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
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廩賜不
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爲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
於昔而度支經用更無不足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
所在周禮天府掌九伐之則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分
出有其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

餘供玉玩好又上用財必若干司會今陛下所與共坐
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
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
是則具臣非鰓鰓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為人主而不
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
是以史遷譏其不正諫而為世識書奏帝覽焉謂中書
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隆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
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
死其言也善臣寢疾病有增無損常懼奄忽忠款不昭

臣之丹誠豈唯曾子願陛下少垂省覽臣聞三代之有
天下也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
其臣萬國咸寧九有有截然癸辛縱欲皇天震怒宗國
為墟紂縣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
人皆明王之胄也秦并六國聖道不脩乃構阿房之宮
築長城之守自謂本支百葉何寤二世而亡近漢孝武
乘文景之福外攘夷狄內興宮殿十餘年間天下顦然
乃信越巫懟天遷怒起建章之宮千門萬戶卒致江充
妖蠱之變至於宮室乖離父子相殘殃咎之毒禍流數

世臣聞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
胷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
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綦跱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
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漢呂之亂實賴朱虛斯蓋前代之
明鑒矣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
有怨歎則輟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
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歸
還里舍若遂沉淪魂而有知結草以報帝手詔慰勞之
未幾而卒遺令薄葬斂以時服初太和中中護軍蔣濟

上疏言宜遵古封禪帝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事
寢歷歲後遂議脩之使隆撰其禮儀帝聞隆沒歎息曰
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也子琛嗣爵始景初中
帝以隆與散騎常侍蘇林博士秦靜等並老恐無能傳
業者乃詔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隆等受四
經三禮爲設課試之法數年隆等皆卒學者遂廢
蒲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也年十八爲郡督郵時郡內
李朔等各擁部曲害于平民太守使寵糾焉朔等請罪
不復鈔掠守高平令縣人張苞爲郡督郵貪穢受取干

龍吏故龍因其來在傳舍率吏卒出收之詰責所犯即日考竟遂棄呂歸太祖臨兖州辟爲從事及爲大將軍辟署西曹掾爲許昌令時曹洪以宗室親貴有賓客在縣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白太祖太祖召許昌令吏寵知將欲原乃速殺之太祖聞而喜曰當事不當爾邪故太尉楊彪被收付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太祖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

民望寵爲明公惜之太祖即日出彪初彧融聞考掠彪皆怒及因寵得出更善寵時袁紹盛於河朔而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賓客布在諸縣擁兵拒守太祖憂之乃以寵爲汝南太守寵募其服從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餘壁誘其黨降渠帥於坐上殺十餘人一時皆平得戶二萬兵二千人令亂田業建安十三年從太祖征荊州大軍還留寵行奮威將軍屯當陽縣權數擾東境復召寵還爲汝南太守賜爵關內侯圍襄陽寵勸征南將軍曹仁屯樊城拒之人而左將軍于禁等以霖雨水長爲

羽所沒羽急攻樊城樊城得水往往崩壞衆皆失色或謂仁曰今日之危非人力所支可及羽圍未合棄輕船夜走雖失城尚可全身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遣別將已在郟下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寵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會徐晃等救至寵力戰有功羽乃退進封寵安昌亭侯文帝即王位遷揚武將軍破吳於江陵有功更拜伏波將軍屯新野大軍南征到精湖寵率諸軍在前與賊隔水相對寵勑諸將曰今多風甚猛賊必來燒軍宜爲之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伐夜來燒寵掩擊破之進封南鄉侯黃初三年假寵節鉞五年拜前將軍明帝即位進封昌邑侯太和二年領豫州刺史三年春降人稱吳大嚴揚聲欲詣江北獵孫權欲自出寵度其必襲西陽而爲之備權聞之退還秋使曹休從廬江南入合肥令寵向夏口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窪地也若入無彊口宜深爲之備寵表未報休遂深入賊果從無彊口斷夾石要

休還路休戰不利退走會朱靈等從後來斷道與賊相
遇賊驚走休軍乃得還是歲休薨龐以前將軍代都督
揚州諸軍臺沒南兵民戀慕大小相率奔隨道路不可
禁止護軍表上欲殺其爲首者詔使龐與所將親兵千
人自隨其餘一無所問四年拜龐征東將軍其冬孫權
揚聲欲向合肥龐表召兗豫諸軍皆集賊退還被詔罷
兵龐以爲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僞退以罷
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權果
更來到合肥城不克而還其明年吳將孫布遣人詣揚
州求降辭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刺史王凌勝布
書請兵馬迎之龐以爲必詐不與兵而作報書曰知識
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
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
本志臨時節度其宜龐會被書當入朝勑留府長史若
凌欲往迎勿與兵也凌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
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設掩擊督將逆走死傷過半初
龐與凌共事不平凌支黨毀龐疲老悖謬故明帝召之
既至二進見體氣康彊飲酒至一石不亂帝勞賜之遣還

龍屢表求留詔不許明年吳將陸遜向廬江論者以爲宜速赴之龍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則經時又賊舍舡二百里來後尾空縣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揚宜曰賊聞大兵東下即夜遁時權歲有來計青龍元年龍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爲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其易而兵往救之其難宜移城以之兵其西三十里有高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爲引賊平地而掎其歸路於計爲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爲既示天下以弱且望城煙火而壞城此爲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初略無限必以淮北爲守帝未許龍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懾此爲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郡內此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擅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尚書趙咨以爲龍策爲長詔遂報聽其年孫權自出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下舡龍謂諸將曰權得吾移城必於其衆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而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

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
池隱處以待之權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
數百或有赴水死者明年權自將兵號十萬攻合肥新
城寵馳往赴救募壯士數十人折松爲炬灌以麻油從
上風放火燒賊攻具射殺權弟子孫泰賊於是引退三
年春權遣兵數千家佃於江北至八月寵以兵向收熟
男女布野其屯衛兵去城遠者數百里可掩擊也遣長
史督三千人循江東下摧破諸屯焚燒穀物而還詔美
之因以所獲盡爲將士賞景初二年以寵年老徵還遷
爲太尉寵不治家產家無餘財詔賜田十頃穀五百斛
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焉寵前後增邑凡九千
六百户封子孫二人亭侯正始三年薨謚景侯子偉嗣
偉以格度知名官至衛尉
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也劉備之奔公孫瓚也豫時
年少自託於備備甚奇之備爲豫州刺史豫以母老求
歸備涕泣與別曰恨不與吾共成大事也公孫瓚使豫
守東牟令瓚將王門叛瓚爲袁紹將萬餘人來攻衆懼
欲降豫登城謂曰卿爲公孫所厚而去意有所不得已

也今還作賊乃知卿亂人耳夫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吾既受之矣何不急攻之乎門慙而退瓚雖知豫有權謀而不能用也瓚敗而鮮于輔爲國人所推行太守事輔素善豫以爲長史時雄傑並起輔莫知所從豫謂輔曰終能定天下者必曹氏也宜速歸命輔從其計用受封寵太祖召豫爲丞相軍謀掾除潁陰朗陵令遷弋陽太守所在有治聲鄢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爲相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爲豫因地形回車結陣弓弩持滿於內疑兵塞其隙胡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遂前平代皆豫策也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衆數千人在山中爲羣盜大爲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袁奏皆當死豫悉見諸繫囚慰喻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即相告語羣賊一朝解散郡內清淨具以狀上太祖善之文帝初北狄彊盛侵擾邊塞乃使豫持節護烏丸校尉牽招解脅并護鮮卑自高柳以東濊貊以西鮮卑數十部比能彌加素利割地統御各有分界乃共誓要皆不得以馬與中國市豫以戎狄爲一并中國之利乃先構離之使

爲讎敵互相攻伐妻利意遣盟馬千匹與官爲比能所
攻求救於豫豫恐遂相兼并爲害滋深宜整善討惡示
信衆狄單將鋭卒潛入虜庭胡人衆多鈔軍前後截斷
歸路豫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然之
從他道引去胡見煙火不絕以爲尚在去行數十里乃
知之追豫到馬城圍之十重豫密嚴使司馬建旌旗鳴
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人皆屬目往赴之豫將精鋭
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面俱發出虜不意虜衆散亂比日
暮乃馬步走追討二十餘里僵尸蔽地以爲九[illegible]

桀黠不恭豫因出塞案行單將麾下百餘騎入進部法
逆拜遂使左右斬進顯其罪惡以令衆衆皆怖慴不敢
動便以進弟代進自是胡人破膽威震沙漠山賊高艾
衆數千人寇鈔爲幽冀害豫誘使鮮卑素利部斬艾傳
首京師封豫長樂亭侯爲校尉九年其御夷狄常摧抑
兼并乖散彊猾凡逋亡姦宄爲胡作計不利官者豫皆
構刺攪離使凶邪之謀不遂聚居之類不安事業未究
而幽州刺史王雄支黨欲令雄領烏丸校尉毀豫亂邊
爲國生事遂轉豫爲汝南太守加珍夷將軍太和末公

孫淵以遼東叛帝欲征之而難其人中領軍楊暨舉豫
應選乃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諸軍假節往討之會吳賊
遣將軍周賀等之遼東求市馬帝以賊衆多又以渡海
詔使豫罷軍豫度賀等舡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
隨無岸當赴成山無藏舡之處輒便循海案行地形及
諸山島徼截險要列兵屯守自入成山登漢武之觀賀
等果遇惡風船皆觸山沉沒波蕩著岸無所逃竄盡虜
其衆初諸將皆笑於空地致賊及賊破競欲與謀求入
海鉤取浪船豫懼窮虜死戰皆不聽初豫以太守督青

州軍事程喜內懷不服軍事之際多相違錯喜知
帝寶愛明珠乃密上豫雖有戰功而禁令寬弛所得器
仗珠金甚多放散皆不納官由是不見列後孫權號十
萬衆攻新城征東將軍蒲寵欲率諸軍救之豫曰賊悉
衆大舉非徒投射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
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援衆必罷怠罷
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見計必不攻城勢將自走
若便進兵適入其計又大軍相向當使難知不當使自
盡也豫輒上狀天子從之會賊遁走後吳復來寇豫往

拒之賊即退諸軍夜驚云賊復來豫卧不起令衆敢動者斬有頃竟無賊景初末增邑三百并前五百户正始初遷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加振威將軍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徵爲衛尉屢乞遜位太傅司馬懿以爲豫克壯書喻未聽豫書荅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鍾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辭疾篤拜太中大夫食卿祿年八十二薨子部祖嗣豫清儉約素賞賜皆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藏官不以入家家常貧匱雖殊類咸高豫節焉

景初六年下詔褒揚賜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

李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爲軍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亂苗隱俱見害招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殯斂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等皆悉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由是顯名後袁紹在冀州辟爲督軍從事兼領烏丸突騎紹舍人犯法招先斬乃白紹奇其意而不罪也紹卒又事紹子尚建安九年太祖圍鄴尚遣招至上黨督致軍糧未還尚破走到中山

時尚外兄高幹爲并州刺史招以并州左有恒山之險
右有大河之固帶甲五萬北阻彊胡勸幹迎尚并力觀
變幹既不能又陰欲害招招聞之間行而去道隔不得
追尚遂東詣太祖太祖領冀州辟爲從事太祖將討袁
譚而柳城烏丸欲出騎助譚太祖以招嘗領烏丸遣詣
柳城到值峭王嚴以五千騎當遣詣譚又遼東太守公
孫康自稱平州牧遣使韓忠齎單于印綬往假峭王峭
王大會羣長忠亦在坐峭王問招曰昔袁公受天子之
命假我爲單于今曹公更白天子假我眞單于

遼東復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爲正招荅曰昔袁公承制
得有所拜假中間違錯天子命曹公代之言當白天子
更假眞單于是也遼東下郡何得擅稱拜假也忠曰我
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萬又有扶餘濊貊之用當今
之勢彊者爲右曹操獨何得爲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
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寧靜四海汝君臣頑嚚今
恃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當屠戮何敢
慢易咎毀大人便捉忠頭頸築拔刀欲斬之峭王驚怖
徒跣抱招以救請忠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爲峭王等說

成敗禍福之效皆下席跪伏敬受勑教便辭遼東之使
罷所嚴騎太祖滅譚於南皮署招軍謀掾從討烏丸至
柳城拜護烏丸校尉還鄴遼東送袁尚首縣在馬市招
觀之悲感設祭頭下太祖義之舉爲茂才從平漢中太
祖還留招爲中護軍事罷還鄴拜平虜校尉將兵督青
徐州郡諸軍事擊東萊賊斬其渠帥東土寧靜文帝踐
阼拜招使持節護鮮卑校尉屯昌平是時邊民流散山
澤又亡叛在鮮卑中者數有千數招廣布恩信招誘降
附建義中郎將公孫集等率將部曲咸各歸命使還本

郡又懷來鮮卑素利彌加等十萬餘落皆令款塞大軍
欲征吳召招還至值軍罷拜右中郎將出爲鴈門太守
郡多寇鈔招教民戰陣又表復烏丸五百餘家租調使
備鞍馬遠遣偵候虜無犯塞勒兵逆擊來輒摧破於是
吏民膽氣日銳荒野無虞又構間離散使虜更相猜貳
鮮卑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爲隙將部落三
萬餘家詣郡附塞勑令還擊比能殺比能弟苴羅侯及
叛烏丸歸義侯王同王寄等大結怨讎是以招自出率
將歸泥等討比能於雲中故郡大破之招通河西鮮卑

附頭等十餘萬家繕治陘北故上館城置屯戍以鎮內外夷虜大小莫不歸心諸亡叛雖親戚不敢藏匿咸悉收送於是野居晏閉寇賊靜息招乃簡選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興郡所治廣武并水鹹苦民乃擔輦遠汲流水往返七里招準望地勢因山陵之宜鑿原開渠注水城內民賴其益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太和二年護烏桓校尉田豫出塞爲軻比能所圍於故馬邑城移招求救招即整勒兵馬欲赴救豫并州以常憲不招招以爲節將見圍不可拘於吏議自表輒行又並馳布羽檄稱陳形勢云當西北掩取虜家然後東行會誅虜身檄到豫軍踊躍又遣一通於虜蹊要虜即恐怖種類離散軍到故平城便皆潰走比能復大合騎來到故平州塞比招潛行撲討大斬首級招以蜀相諸葛亮數出而比能狡猾能相交通長爲防備議者以爲縣遠未之信也會亮時在祁山果遣使連結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相首尾帝乃詔招便從便宜討之時比能已還漠南招與刺史畢軌議曰胡虜遷徙無常若勞師遠追則遲速不相及若欲潛襲則山谿艱

險資糧轉運難以密辦可使守新興鴈門二關門出屯
陘北外以鎮撫內令兵田儲畜資糧秋冬馬肥州郡兵
合乘釁征討討必全克未及施行會病卒招在郡十二
年威風遠振其治邊之稱次於田豫百姓追而思之而
漁陽傅容在鴈門有名績繼招後在遼東又有事功云
招子嘉嗣次子弘亦猛毅有招風以隴西太守隨鄧艾
伐蜀有功咸熙中為振威護軍嘉與晉司馬侯李胤同母
早卒

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也祖全大司農父縕鴈門太
守淮建安中舉孝廉除平原府丞文帝為五官將召淮
署為門下賊曹轉為丞相兵曹議令史從征漢中太祖
還留征西將軍夏侯淵拒劉備以淮為淵司馬淵與備
戰淮時有疾不出淵遇害軍中擾擾淮收散卒推湯盪寇
將軍張郃為軍主諸營乃定其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
諸將議衆寡不敵備便乘勝欲依水為陣以拒之淮曰
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筭也不如遠水為陣引而致之
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陣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
還心以狀聞太祖善之假郃節復以淮為司馬文帝即

王位賜爵關內侯轉爲鎮西長史又行征羌護軍護左
將軍張郃冠軍將軍楊秋討山賊鄭甘盧水叛胡皆破
平之關中始定民得安業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
而道得疾稽留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
侯于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使
最留遲何也淮對曰臣聞王者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
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
誅也帝悅之擢領雍州刺史封射陽亭侯五年爲貞寧
定羌大帥辟蹏反討破降之每羌胡來降淮輒先使人

推問其親姻男女多少年歲長幼及見一二知其款曲
訊問周至咸稱神明太和二年蜀相諸葛亮出祁山遣
將軍馬謖至街亭高詳屯列柳城張郃擊謖淮攻詳營
皆破之又破隴西名羌唐諕於枹罕加建威將軍五年
蜀人出鹵城是時隴右無穀議欲關中大運淮以威恩
撫循羌胡家使出穀平其輸調軍食用足轉揚武將軍
青龍二年諸葛亮出斜谷並田于蘭坑是時司馬懿屯
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
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此非國

之利也懿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淮獨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軍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正始元年蜀將姜維出隴西淮遂進軍追至彊中維退遂討羌迷當等案撫柔氐三千餘落拔徙以實關中遷左將軍涼州休屠胡梁元碧等率種落二千餘家附雍州淮奏請徙居安平之高平爲民保郭其後因置西川都尉轉拜前將軍領州如故五年夏侯玄伐蜀淮督諸軍爲前鋒淮度勢不利輙拔軍出

故不大敗還假淮節八年隴西南安金城西平諸羌餓何燒戈伐同蛾遮塞等相結叛亂攻圍城邑南招蜀兵涼州名胡治無戴復叛應之討蜀護軍夏侯霸督諸軍屯爲翅淮軍始到狹道議者僉謂宜先討定枹罕內平惡羌外折賊謀淮策維必來攻霸遂入渢中轉南迎霸維果攻爲翅會淮軍適至維遁退淮進討叛羌斬餓何燒戈服降者萬餘落九年遮塞等屯河關白土故城據河拒官軍淮見形上流密於下渡兵據白土城擊大破之治無戴圍武威家屬留在西海淮進軍趣西海欲掩

取其輜重會無戴折還與戰於龍夷之北破走之令居惡虜在石頭山之西當大道止斷絕王使淮還過討大破之姜維出石營從彊川乃西迎治無戴留陰平太守廖化於成重山築城斂破羌保質淮欲分兵取之諸將以維衆西接彊胡化以據險分軍兩持兵勢轉弱進不制維退不拔化非計也不如合而俱西及胡蜀未接絕其內外此交伐之兵也淮曰今往取化出賊不意維必狼顧比維自致足以定化且使維疲於奔命兵不遠西而胡交自離此一舉而兩全之策也乃別遣夏侯霸等

迎維於沓中淮自率諸軍就攻化等維果馳救化皆如淮計進封都鄉侯嘉平元年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是歲與雍州刺史陳泰協謀降胡王白將胡安等於翅上二年詔以淮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進封陽曲侯邑凡二千七百八十戶分三百戶封一子亭侯正元二年薨追贈大將軍謚貞侯子統嗣統官至荊州刺史薨子正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淮著勳前朝改封汾陽子

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也太祖平河朔召爲丞相軍謀

掾試守奉高令入度東曹議令安魏國初建爲尚書郎
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
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進
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修慎
偶醉言耳音空得免刑後領隴西太守轉爲南安文帝
踐阼歷譙相平陽安平太守潁川典農中郎將所在著
稱賜爵關內侯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否對
曰昔子反醉失穀陽御叔罰於飲酒晉同二子不能
自懲特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聞

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遷撫軍大將軍軍師明帝以涼
州絕遠南接蜀寇以邈爲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
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及令
城太守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民常苦之穀邈上言
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
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
犬馬遣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斂民間私藏之府庫然
後率以禮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
大行一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之勳也討

叛羌祠吾有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户加建威將軍邈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是以信服畏威邈所得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正始元年還爲大司農遷爲司隸校尉百僚敬憚之公事去官後爲光祿大夫數歲即拜司空邈嘆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嘉平元年年七十八以大夫薨于家用公禮葬謚曰穆侯子武嗣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曰夫顯賢表德聖王所重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出統戎馬入參[illegible]庶政忠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餘財朕甚嘉之其賜邈等家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邈同郡韓觀曼游有鑒識器幹與邈齊名而在孫禮盧毓先爲豫州刺史甚有治功卒官盧欽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爲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又以爲通自在涼州及還

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也少與蔣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間往州郡蔣濟爲別駕使見太祖太祖問曰胡通達通名敏以方正徵長者也寧有子孫不濟曰有子曰質規模大略不及於公至於精良綜事過之太祖即召質爲頓丘令縣民郭政通於從妹殺其夫程他郡吏馮諒繫獄爲證政與妹皆耐掠隱抵諒不勝痛自誣當反其罪質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具服入爲丞相東曹議令吳州請爲治中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見刺史溫恢求請質質辭以疾遼出謂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俗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口今以睚眦之恨乃成嫌隙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太祖

辟爲丞相屬黃初中徙吏部郎爲恒山太守遷任東莞
士盧顯爲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讎而有少妻所以死乎
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
若即自首罪人斯得質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衆無入
家者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將士用命遷荊州刺史加振
威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朱然圍樊城質輕軍赴之
議者以爲賊盛不可迫質曰樊城卑下兵少故當進軍
爲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遷征東將
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廣農積穀有兼年之儲置東
征臺且佃且守又通渠諸郡利舟楫嚴設備以待敵海
邊無事質性沈實內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
二年薨死家無餘財惟有賜衣書篋而已軍師以聞追進
封陵陽亭侯邑百户謚曰貞侯子威嗣六年詔書褒述
質清行賜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威字伯虎官至立前將
軍青州刺史封平春侯晉史有傳在良吏目中
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父澤代郡太守伯父柔北
中郎將昶少與同郡王淩俱知名淩年長昶兄事之文
帝在東宮昶爲太子文學遷中庶子立帝踐阼徙散騎

侍郎爲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禖硎開荒萊勸勸百姓墾田特多遷兖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揚烈將軍賜爵關內侯昶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準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略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又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青龍中奏之其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冲深字道冲遂書誡之曰夫人爲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僞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人患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知不知

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虛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盂有銘几杖有誡脩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栢之茂隆冬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鬬黨也若范匄對秦客而武子擊之折其委笄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鮮不自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爲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於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目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

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已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脩已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僞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爲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僞邪敗沒熒惑當世挾持姦慝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爲烱戒然所污染固已衆矣可不慎與若夫山林之士志叔之倫甘長飢於首陽安赴火於緜山雖可以激今貞勵俗然聖人不爲吾亦不願也今汝升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爲名守慎爲稱孝慎於閨門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伯益名奕郭言之子）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唯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訖吾人以見其意當時

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顧兒子師之秉平劉公幹博學
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
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顧兒子慕之樂安任昭先（昭先名暇）淳
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涉怯而義勇在朝
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
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
急其出入存故者其論議貫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
人務道實其處勢戒驕溢其貧賤慎無慼其進退念合
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何憂哉青龍四年詔敦

得有才智文章謀慮淵深料遠若近視昧而察籌不虛
運策不徒發端一小心清脩密靜乾乾不解志尚在公
者無限年齒勿拘貴賤卿校已上各舉一人太尉司馬
懿以昶應選正始中轉任徐州封武觀亭侯遷征南將
軍假節都督荊豫諸軍事昶以為國有常衆戰無常勝
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也宛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
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於
三州廣農墾殖倉穀盈積嘉平初太傅司馬懿既誅曹
爽乃奏愽問大臣得失昶陳治略五事其一欲崇道篤

學抑絕浮華使國子入太學而脩庠序其二欲用考試考試猶準繩也未有舍準繩而意正曲直發黜陟而空論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叉於其職有治績則就增位賜爵其四欲約官實祿勵以廉恥不使與百姓爭利其五欲絕侈靡崇節儉令衣服有章上下有叙儲穀畜帛反民於樸詔書諄諄讚因使撰百官考課事和以爲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主明於任賢略與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二年和奏孫權流放民臣適庶分爭可乘釁而制吳蜀白帝夷陵之間黔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襲黔巫秭歸房陵荊州刺史王基詣夷陵城守江陵兩岸引竹絙爲橋渡水擊之賊奔南岸鑿七道並來攻於是和使積弩同時俱發賊大將施績夜遁入江陵城追斬數百級和欲引致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遠使賊望見以喜之以所獲鎧馬甲首馳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績果追軍與戰克之績

遁走斬其將鍾離茂許旻收其甲首旗鼓珍寶器械振旅而還王基州泰皆有功於是遷昶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京陵侯毋丘儉文欽作亂引兵拒儉欽有功封二子亭侯關內侯進位驃騎將軍諸葛誕反昶據夾石以逼江陵持施績全熙使不得東誕既誅詔增邑千戶并前四十七百戶遷司空持節都督如故甘露四年薨謚曰穆侯子渾嗣渾自越騎校尉入晉累居方任平吳有功晉史有傳

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撫養甚篤基亦以孝稱年十七郡召爲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琅邪界游學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時青土初定刺史王凌表請基爲別駕後召爲祕書郎凌復請還頃之司徒王朗辟基淩不遣朗以書劾州淩猶不遣淩流稱青土蓋亦基協和之輔也大將軍司馬懿辟基未至擢爲中書侍郎明帝盛脩宮室百姓勞弊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懼夫民逸則慮易苦則思難是以先王居之以約儉俾不至於生患昔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馬力

盡矣而求進不已是以知其將敗今事役勞苦男女離
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
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
侯而賈誼憂之以爲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
安也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
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
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散騎常侍王肅
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
義常與抗衡遷安平太守公事去官大將軍曹爽請爲
從事中郎出爲安豐太守郡接吳寇然約政清嚴有威惠
明設防備敵不敢犯加討寇將軍吳當大發衆集建業
揚聲欲入攻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基策之基曰昔孫權
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後全琮出廬江朱然寇襄陽皆
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死而權年少內無賢嗣中無謀
主權自出則懼內釁卒起瀸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
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定支黨還自保護耳後權竟不
能出時曹爽專柄風化陵遲基著時要論以切世事以
疾徵還起家爲河南尹未拜爽伏誅基嘗爲爽官屬隨

例罷其年爲尚書出爲荆州刺史加揚烈將軍隨征南
王昶擊吳基別襲步協於夷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
形而實分兵取雄父邸閣收米三十餘萬斛虜安北將
軍譚正納降數千口於是移其降民置夷陵縣賜爵關
內侯基又上昶表城徙江夏治之以偪夏口由是賊不
敢輕越江明制度整軍農兼脩學校南方稱之時朝廷
議欲伐吳詔基量進趣之宜基對曰夫兵動而無功則
威名折於外財用竭於內故必江而後用之也若不資
通川聚糧水戰之備則雖積兵江內無必渡之勢矣今

江陵有沮漳二水灌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陸左右陵
池沃衍若水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引兵論江陵夷陵
分據夏口順沮漳資水浮穀而下賊知官兵有經久之
勢則拒天誅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後率合蠻夷
以攻其內精卒勁兵以討其外則夏口以上必拔而江
外之郡不守如此則吳蜀之交絕交絕而吳禽矣不然
兵出之利未可必也於是遂止司馬師新統政事基書言
戒師以志正心靜爲本且以許允傅嘏亲侃崔賛爲薦
師納用之高貴鄉公即位進封常樂亭侯無立儉文欽

作亂以基爲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適與司馬師會於
許昌師曰若籌儉等何如基曰淮南之逆非衆民思亂
也儉等誑脅迫懼畏目下之戮是以尚羣聚耳若大兵
臨偪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縣於軍門矣師
曰善乃令基居軍前議者咸以儉欽慓悍難與爭鋒詔
基停駐基以爲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
詐僞已露衆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示民望而停
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或虜略人民又州
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累

重不敢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原吳寇
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
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
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
也基屢請乃聽進據潁水既至復言曰兵聞拙速未覩
工遲之久方今外有彊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
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欲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
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據
堅城保壁壘以積實資虜縣運軍糧甚非計也師欲須

諸軍集到猶尚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城南頓昱也遂輙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爭欲往發十餘里鬬基先到復還保項時兗州刺史鄧艾屯樂嘉儉使文欽將兵襲艾基知其勢分進兵偪項儉衆遂敗欽等已平遷鎮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進封安樂鄉侯上疏求分戶二百賜叔子喬爵關內侯以報叔父拊育之德有詔特聽諸爲誕反基以本官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時大軍在項以賊兵精詔基斂軍堅壘基累啓求進討會吳遣朱異來救誕軍於安城基又被詔引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脩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衆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形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大將軍司馬昭進屯丘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基督城東城南二十六軍昭勑軍吏入鎮南部界一不得有所譏城中食盡賊晝夜攻壘基輙拒擊破之壽春既平昭與基書曰初議

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孟宗臨覆亦曾宜然將軍深筭利
害獨秉固志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
人所述不是過也昭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
子弟因釁有蕩覆吳之勢基諫曰昔諸葛恪棄東關之
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太半姜
維因洮之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
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
患未弭是其備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
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

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
復追奔懼挫威也昭乃止以淮南初定轉基爲征東將
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
佐由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侯是歲基母卒詔秘其凶
問迎基父豹喪合葬洛陽追贈豹北海太守甘露四年
轉爲征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常道鄉公即位增邑
千戶并前五千七百戶前後封子二人亭侯關內侯景
元二年襄陽太守表吳賊鄧由等欲來歸化基復詔當
因此震蕩江表其詐馳驛陳狀且曰嘉平以來累

有內難當今之務在於鎮安社稷綏寧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司馬昭報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共盡理寔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敬依來指後由等竟不降是歲基薨追贈司空謚曰景侯子徽嗣早卒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基著勳前朝改封孫廣而以東武餘邑賜一子爵關內侯晉室踐阼下詔曰故司空王基既著德立勳又治身清素不營產業久在重任家無私財可謂身沒行顯足勵俗者也其以奴婢二人賜其

王凌字彥雲太原祁人也叔父允爲漢司徒誅董卓卓將李傕郭汜等爲卓報仇入長安殺允盡害其家凌及兄晨時年皆少踰城得脫亡命歸鄉里凌舉孝廉爲發干長遇事髡刑五歲當道埽除時太祖亟過問此何徒左右以狀對太祖曰此子師兄子也所坐亦公耳於是主者選爲驍騎主簿稍遷中山太守所在有治聲太祖辟爲丞相掾屬文帝踐阼拜散騎常侍出爲兗州刺史與張遼等至廣陵討孫權臨江夜大風吳將呂範等船漂至北岸凌與諸將逆擊捕斬首虜獲舟船有功封

宜城亭侯加建武將軍轉在青州是時海濱衆喪亂之後法度未整凌布政教賞善罰惡甚有綱紀百姓稱之下容於口後從曹休征吳與賊遇於夾口休軍失利凌力戰決圍休得免難仍從爲揚豫州刺史咸得軍民之歡心始至豫州旌先賢之後求未顯之士各有條教意義甚美初凌與司馬朗賈逵友善及臨兗豫繼其名跡正始初爲征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二年吳大將全琮將數萬衆寇芍陂凌率諸軍逆戰與賊爭塘力戰連日賊退走進封南鄉侯邑千三百五十戶遷車騎

將軍儀同三司是時凌外甥令狐愚以才能爲兗州刺史屯平阿舅甥並典兵專淮南之重凌就遷爲司空司馬懿既誅曹爽進凌爲太尉假節鉞凌愚密協計謂齊王受制於司馬懿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彪都許昌嘉平元年九月愚遣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問往來凌又遣舍人勞精詣洛陽語子廣廣言廢立事大勿爲禍先其十一月愚復遣張式詣彪未還會愚忠病死二年熒惑守南斗凌謂斗中有星當有暴貴者三年春吳人塞涂水凌欲因此發大嚴諸軍表求討戍詔報不

聽淩陰謀滋甚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兖州刺史黃
華弘華連名以白太傅司馬懿懿將中軍從水道討淩
先下赦赦淩罪又將尚書廣東使爲書諭淩大軍掩至
百尺逼淩淩自知勢窮乃乘船單出迎懿遣掾王彧謝
罪送印綬節鉞詣到丘頭淩面縛水次懿承詔遣主簿
解縛反服見淩慰勞之還印綬節鉞遣步騎六百人送
還京都淩至項飲藥死懿遂至壽春張式等皆自首乃
窮治其事彪賜死諸連者悉夷三族朝議咸以爲春秋
之義齊崔杼鄭歸生皆加追戮康乃斷棺載尸於市淩
愚罪宜如舊典乃發淩屬冢剖棺暴尸於所道市一日
燒其印綬朝服親土埋之進弘華爵爲鄉侯廣宥志尚
學行死時年四十餘
毋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也父興黃初中爲武威太
守伐叛柔服開通河右有功名次金城太守蘇則討賊
張進及討叛胡有功封高陽鄉侯入爲將作大匠儉襲
父爵爲平原侯文學明帝即位爲尚書郎遷羽林監以
東宮之舊甚見親待出爲洛陽典農時取農民以治宮
室儉上疏曰臣愚以爲天下所急除者二賊所急務者

長食誠使二賊不滅士民飢凍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
遷荊州刺史青龍中帝圖討遼東以儉有幹策徙爲幽
州刺史加渡遼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率幽州諸軍
至襄平屯遼隧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
督率衆王護留等昔隨袁尚奔遼東者率衆五千餘人
降寇婁敦遣弟阿羅槃等詣闕朝貢封其渠帥二十餘
人爲侯王賜與馬繒采各有差公孫淵逆與儉戰不利
引還明年帝遣太尉司馬懿統中軍及儉等衆數萬討
淵定遼東儉以功進封安昌侯邑一千九百戶正於中

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玄菟從諸
討之句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梁
口（梁音渴）宮連敗走儉遂東馬縣車以登丸都屠句驪所
都斬獲首虜以千數句驪沛者（沛者句驪國之官名）名得來歸諫
宮宮不從其言得來歸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
而死舉國哀之儉令諸軍不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妻
子皆放遣之宮單將妻子逃窜儉引軍還六年復征之
宮遂奔買溝儉遣玄菟太守王頎追之過沃沮千有餘
里至于肅愼氏南界刻石紀功刊丸都之山銘不耐之

城諸所誅納八千餘口論功行賞侯者百餘人穿山溉灌民蒙其利遷左將軍假節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轉爲鎮南將軍諸葛誕戰於東關不利乃令誕儉對換誕爲鎮南都督豫州儉爲鎮東都督揚州吳志傳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儉與文欽御之大尉司馬孚督中軍東解圍恪退軍還初儉與夏侯玄李豐等厚善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曹爽之人也驍果麤猛數有戰功好增虜獲以徼寵賞多不見許怨恨日甚儉以計厚待欽情好歡洽欽亦感戴投心無貳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長數十丈西北竟天起於吳楚之分儉欽喜以爲己祥遂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師移諸郡國舉兵反迫脅淮南將守諸別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壽春城爲壇於城西歃血稱兵爲盟分老弱守城儉欽自將五六萬衆渡淮西至項城儉堅守欽在外爲游兵司馬師統中外軍討之別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擬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於譙宋之間絶其歸路師自屯汝陽使監軍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令諸軍皆堅壁勿與戰儉欽進不得鬬退恐壽春見襲

不得歸計窮不知所爲淮南將士家屬皆在北衆心沮散降者相屬惟淮南新附農民爲之用師又遣兗州刺史鄧艾督泰山諸軍萬餘人至樂嘉示弱以誘之師尋自涂至欽不知果夜來欲襲艾等會明見大軍兵馬盛乃引還師縱驍騎追擊大破之欽遁走是日儉聞欽戰敗恐懼夜走衆潰比至慎縣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獨與小弟秀及孫重藏水邊草中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就射殺儉傳首京師屬封侯秀重走入吳將士諸爲儉欽所迫脅皆悉歸降儉子甸爲治書侍御史先時知儉謀將發私出將家屬逃走新安靈山上別攻下之夷儉三族欽亡入吳吳以欽爲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幽州牧譙侯

諸葛誕字公休琅邪陽都人諸葛豐之後也初以尚書郎爲滎陽令與僕射杜畿試船陶河遭風覆沒誕亦俱溺虎賁浮河救誕誕曰先救杜侯誕飄于岸絕而後蘇入爲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爲褒貶自是臺僚莫不慎其所舉累遷御史中丞尚書與夏侯玄鄧颺等相善收名朝廷

京都翕然言事者以誕颺等脩浮華合虛譽漸不可長
明帝惡之免誕官會帝崩正始初玄等並任職復以誕
爲御史中丞尚書出爲揚州刺史加昭武將軍王淩之
陰謀也太傅司馬懿潛軍東伐以誕爲鎮東將軍假節
都督揚州諸軍事封山陽亭侯諸葛恪興東關遣誕督
諸軍討之與戰不利還徙爲鎮南將軍後毋丘儉文欽
反遣使詣誕招吁豫州士民誕斬其使大將軍司馬師
東征使誕督豫州諸軍漕淮安風津向壽春儉欽之破也
誕告至壽春城中士餘萬口聞儉欽敗恐誅悉破

城門出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吳以誕久在淮南復以爲
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吳大將孫峻呂據留
贊等聞淮南亂會文欽往乃帥衆將欽徑至壽春時誕
諸軍已至城不可攻乃走誕遣將軍蔣班追擊之斬贊
傳首收其印節進封高平侯邑三千五百户轉爲征東
大將軍誕既與文颺等至親又王淩毋丘儉累見夷滅
懼不自安傾帑藏振施以結衆心厚養親附及揚州輕
俠者數千人爲死士甘露元年冬吳賊欲向徐塲計誕
所督兵馬足以待之而復請十萬衆守壽春又求臨淮

築城以備寇內欲保有淮南朝廷微知誕有自疑心以
誕舊臣欲入廢之二年五月徵爲司空誕被詔書愈恐
遂反召會諸將目指攻揚州刺史樂綝殺之斂淮南及
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
萬人聚穀足一年食閉門自守遣長史吳綱將小子靚
至吳稱臣請救吳人大喜遣將全懌全端唐咨王祚等
率二萬衆密與文欽俱來應誕以誕爲左都護假節大
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壽春侯是時鎮南將軍王基始
至督諸軍圍壽春未合次呂欽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

將其衆突入城六日東征至項大將軍司馬宣王督
中外諸軍二十六萬衆臨淮討之昭屯丘頭使基及安
東將軍陳騫等四面合圍表裏重斬壘甚峻又使監
軍石苞兗州刺史州泰等簡銳卒爲游軍備外寇欽等
數出犯圍逆擊走之吳將朱異再以大衆來迎誕等渡
黎漿水泰等逆與戰無摧其鋒孫綝以異戰不進怒而
殺之城中食轉少外救不至衆無所恃將軍蔣班焦彝
皆誕爪牙計事者也皆以謀不用棄誕踰城自歸於昭
昭乃使反間以奇變說全懌等懌等率其衆數千人開

門來降城中震懼不知所爲三年正月誕欽咨等大爲
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圍上諸軍臨高
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弩矢及石兩下死傷者
蔽地血流盈塹復還入城城中食盡竊謁出降者數萬口
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
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誕計事誕
遂殺欽欽子鴦及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數兵馳赴
之衆不爲用鴦虎單走踰城出自歸於昭軍吏請誅之
昭令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當戮然鴦虎及[illegible]
[illegible]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鴦虎使[illegible]兵數百
騎馳巡城呼語城內云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
表鴦虎爲光軍各賜爵關內侯城內喜且懼又日飢困
誕咨等智力窮昭乃自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
城內無敢動者誕窘急單乘馬將其麾下突小城門出
昭司馬胡奮部兵逆擊斬誕傳首夷三族誕麾下數百
人拱手爲列無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亦盡時人比之
田橫其得人心如此唐咨王祚及諸裨將皆面縛降吳
兵萬衆器仗軍實山積誕以二年五月反三年十二月破

滅壽春既破議者以爲淮南仍爲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院之昭以爲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弘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唐咨本利城人黃初中利城郡反殺太守徐箕推咨爲主文帝遣諸軍討破之咨走入海亡至吳官至左將軍封侯持節誕欽屠戮咨亦生禽三叛皆遷天下快焉拜咨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號位吳衆悅服江東感之皆不誅其家其淮南將吏士民諸爲誕所脅略者惟誅其首逆餘皆赦之聽爲庶民斂棺給其車牛致葬舊墓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少孤太祖破荊州徙汝南爲農民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太丘長陳寔碑文言文爲世範行爲士則艾遂自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焉爲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爲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陵其家貧資給甚厚艾初不稍謝每見高山大川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之後爲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懿懿問其名乃稱艾艾懿曰公所稱艾艾復有幾艾答曰鳳兮鳳兮

元是一鳳懿音之辟以爲掾遷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爲滅吳計使艾行陳項己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溉灌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喜而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懿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舉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實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出參征西將軍遷南安太守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去賊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

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數里六十里艾即夜潛
軍徑到維果來潰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賜爵關內
侯加討寇將軍後還城陽太守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
并爲一部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彊則侵暴弱
則內附故周宣有玁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困每匈奴
一盛爲前代重患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長畢誘而致
之使來入侍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以單于在內萬
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寖重則胡虜不
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其叛割爲二國以

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
居鴈門離國弱敵此御邊良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
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耻之教塞姦宄之路大
將軍司馬師新輔政多納用焉遷汝南太守至則尋求
昔所厚已吏父以死遣吏祭之重遺其母舉其子爲
計吏艾所在荒野開闢軍民並置諸葛恪圍合肥新城
不克退歸艾言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
宗大族皆有部曲雖其強盛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
內無其主不思撫恤上下以立粮本競於外事虐用其

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而敗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恪歸果見誅遷兗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上言曰國之所急唯農與戰國富則兵彊兵彊則戰勝然則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一無設爵之勸則下無財畜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於積粟富民則文游之路絕浮華之源塞矣高貴鄉公即尊位進封方城亭侯毋丘儉作亂遣健步齎書欲疑惑大衆艾斬之兼道進軍先趣樂城作浮橋司馬師至遂據之艾欽後以大軍破敗於城下艾追之至丘頭欽奔吳吳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衆將渡江鎮東將軍諸葛誕遣艾據肥陽艾以與賊勢相遠亦要害之地輒移屯附亭遣泰山太守諸葛緒等於移黎拒戰遂走之其年徵拜長水校尉以破欽等功進封方城鄉侯行安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於狄道姜維退駐鍾提乃以艾為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議者多以為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民物流離幾於危亡今

以策言之彼有勝我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彼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爲之縣餌五也賊有黠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成山以相持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甘露元年詔以艾爲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進封鄧侯分五百戶封子忠爲亭侯二年拒姜維於長城維退還遷征西將軍前後增邑凡六千六百戶景元三年又破維於侯和維邽保沓中四年秋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昭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綴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王頎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退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閬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閬之邽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諸軍邽尋還

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輹一日不及維遂東引還守劍閣
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
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
餘里奇兵衝其心腹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
進如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
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
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
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
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
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緜竹列陣待艾
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
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手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
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笞寸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
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進軍到雒劉禪遣使奉
皇帝璽綬爲箋詣艾請降艾至成都禪率太子諸王及
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櫬受
而宥之檢御將士無所虜掠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
稱焉輒依鄧禹故事承制任宜禪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

王駙馬都尉蜀羣司各隨高下拜爲王官或領文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使於緜竹築臺以爲京觀用彰戰功士卒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藏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若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妻維白一時雄兒也與某相值故窮[illegible]有識者笑之十二月詔褒艾功即拜艾爲太尉增邑二萬戶封二子爲亭侯各食邑千戶艾言於司馬昭曰宜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人吳人震恐此庸蜀之時也然大舉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煑鹽興治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吳以爲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以爲可封禪爲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爲之宮室爵其子爲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遣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

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
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入官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
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
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
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
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于國也鍾
會胡烈師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變釁已結詔書檻車
徵艾艾仰天嘆曰艾忠臣也一至此乎白起之酷復見
於今日矣艾父子既囚鍾會至成都先送艾然後作亂

會已送艾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瓘遣田續討
艾遇於緜竹西斬之子忠與艾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
誅徙艾妻子及孫於西城初艾當伐蜀夢在山上而有
流水以閤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蹇蹇
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
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
泰始元年晉室踐阼詔曰昔大尉王淩謀廢齊王而王
竟不足以守位征西將軍鄧艾矜功失節實應大辟然
被書之日罷遣人衆束手受罪比於求生遂爲惡者誠

復不同今大赦得還若無子孫者聽使立後令祭祀不絕三年議郎段耿上疏爲艾理寃其後有詔以艾嫡孫朗爲郎中艾在西時脩治障塞築起城塢泰始中羌虜大叛頻殺刺史涼州道斷吏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築塢焉艾州里時輩南陽州泰亦好立功業善用兵初爲荆州刺史裴潛從事司馬懿鎮宛潛數遣詣懿由此爲懿所知及征孟達泰又導軍遂辟泰泰頻喪考妣祖九年居喪懿留缺待之就職三十六日擢爲新城太守懿爲泰會使尚書鍾繇調泰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彌猴騎土牛又何遲也衆賓咸悅後官至征虜將軍假節都督江南諸軍事景元二年薨追贈衛將軍謚壯侯

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惠夙成中護軍將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十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技藝而博學精綜名理以夜續晝由是獲譽轝止始中以爲秘書郎遷尚書中書侍郎高貴鄉公即位賜爵關內侯毋丘

儉作亂大將軍司馬師東征會從典知密事衛將軍司
馬昭爲大軍後繼師薨於許昌昭總統六軍會諫議惟
幄時中詔勑尚書傅嘏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屯許
昌爲內外之援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輒
與衛將軍俱發還到雒水南屯住於是朝廷拜昭爲大
將軍輔政會遷黃門侍郎封秉武亭侯邑三百戶甘露
二年徵諸葛誕爲司空時會居母喪在家策誕必不從
命馳白昭昭以事已施行不復追改及誕反車駕住項
昭至壽春會復從行初吳大將全琮孫權之婚親重臣
也琮子懌孫靜從子端翩諶等皆將兵來救誕懌兄子
輝儀留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渡
江自歸於昭會建策密爲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
入城告懌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援壽春欲盡誅諸將
家故逃來歸命懌等恐懼遂將所領開東城門出降皆
蒙封寵城中由是乖離壽春之破會謀居多親待日隆
時人謂之子房軍還遷爲太僕固辭不就以中郎在大
將軍府管記室事爲腹心之任以討諸葛誕功進爵陳
侯[illegible]不受詔聽會所執以成其美遷司隸校尉雖在

外爲時所忌蔡益當世與奪無不綜與嵇康等見誅皆會
誅也昭以蜀大將姜維屢擾邊陲料蜀國小民疲資力
單竭欲大舉圖蜀惟會亦以爲蜀可取豫共籌度地形
考論事勢景元三年冬以會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
中諸軍事昭勑青徐荊揚諸州並授作船又令唐
咨作浮海大船外爲將伐吳著四年秋乃下詔使鄧艾
諸葛緒各統諸軍二萬餘人艾趣甘松沓中連綴姜維
緒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
谷入先命牙門將許儀在前治道會在後行而橋穿焉
足閣於是斬儀儀許禕之子有功于蜀猶不原貸諸軍
聞之莫不震竦蜀令諸圍皆不得戰退還漢樂二城守
魏興太守劉欽趣子午谷諸軍數道平行至漢中蜀監
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兵各五千會使護軍
荀愷前將軍李輔各統萬人愷圍漢城輔圍樂城會徑
過西出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之墓使護軍胡烈等行
前攻破關城得庫藏積穀姜維自沓中還至陰平合集
士衆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白水與蜀將張翼
廖化等合守劍閣拒會會移檄蜀將吏士民陳説兵勢

詣夏詳擇利害自求多福鄧艾追姜維到陰平簡選精銳欲從漢德陽入江由左儋道詣緜竹趣成都與諸葛緒共行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進軍向白水與會合艾遣將軍田章等從劒閣西徑出江由本至百里章先破蜀伏兵二校艾使章先登遂長驅而前會與緒軍向劒閣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進攻劒閣不克引退蜀軍保險拒守艾遂至緜竹大戰斬諸葛瞻維等聞瞻已破率其衆東入于巴會乃進軍至涪遣胡烈田續龐會等追維艾進軍向成都劉禪詣艾降遣使勑維等令降於會維至廣漢郪縣令兵悉放與節仗送節傳於胡烈便從東道詣會降會上書言狀於是禁不檢士衆不得鈔略盡已誘納以接蜀之羣司與緒情好甚歡治初夏侯霸降蜀姜維問之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奪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為吳蜀之憂然非非常之人亦不能用也至是十五年而會果滅蜀十二月詔褒會功就拜司徒進封縣侯增邑萬户封子二人亭侯邑各千户會內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

密白艾有反狀會善效人書於劒閣要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悖慢於是詔書檻車徵艾司馬昭懼艾不從命勑會並進軍戍郡監軍衛瓘在會前行以昭手筆令宣喻艾軍艾軍皆釋仗遂收艾入檻車會所憚惟艾艾既禽而會尋至獨統大衆威震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爲人下加猛將銳卒皆在己手遂謀反欲使姜維等皆將蜀軍出斜谷會自將大衆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爲五日可到孟津與騎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會得昭書

云恐鄧艾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人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能獨辦之今來大重必覺我異今人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我自淮南以來書無遺策四海所共知也我持此欲安歸乎會以五年正月十五日至其明日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爲太后發哀於蜀朝堂乃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大將軍司馬昭皆班示坐上一人使一人議訖書版署置吏使所親信

代領諸軍卞所請羣官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城門宮門
皆閉嚴兵圍守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烈驚之司馬
昭會請以自隨信愛之建啓烈獨坐啓會使聽內一親
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給語親兵及疏
與其子淵曰丘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棓（棓與捧同）數
千欲悉呼外兵入人賜白幘拜爲散將以次棓殺投坑
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轉相告皆徧知或說
會可盡殺牙門騎督以上會猶豫未決十八日日中烈
等兵與列營兒雷鼓出門諸軍負不期皆鼓譟出冒無督

統之法而入元起城時方給與妾住鎧杖白外有匈匈
聲似失火有人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兵來似欲作
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邸
內人共舉机以柱門兵斫門不得破須臾門外倚梯
登城或燒城屋蟻附亂進矢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
山而其卒兵相得姜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既
皆散維爭赴殺會會時年四十將士死者數百人初艾
爲太尉會爲司徒皆持節都督諸軍如故咸未受命而
會兄毋丘毓以四年冬無疾會兄子邕隨會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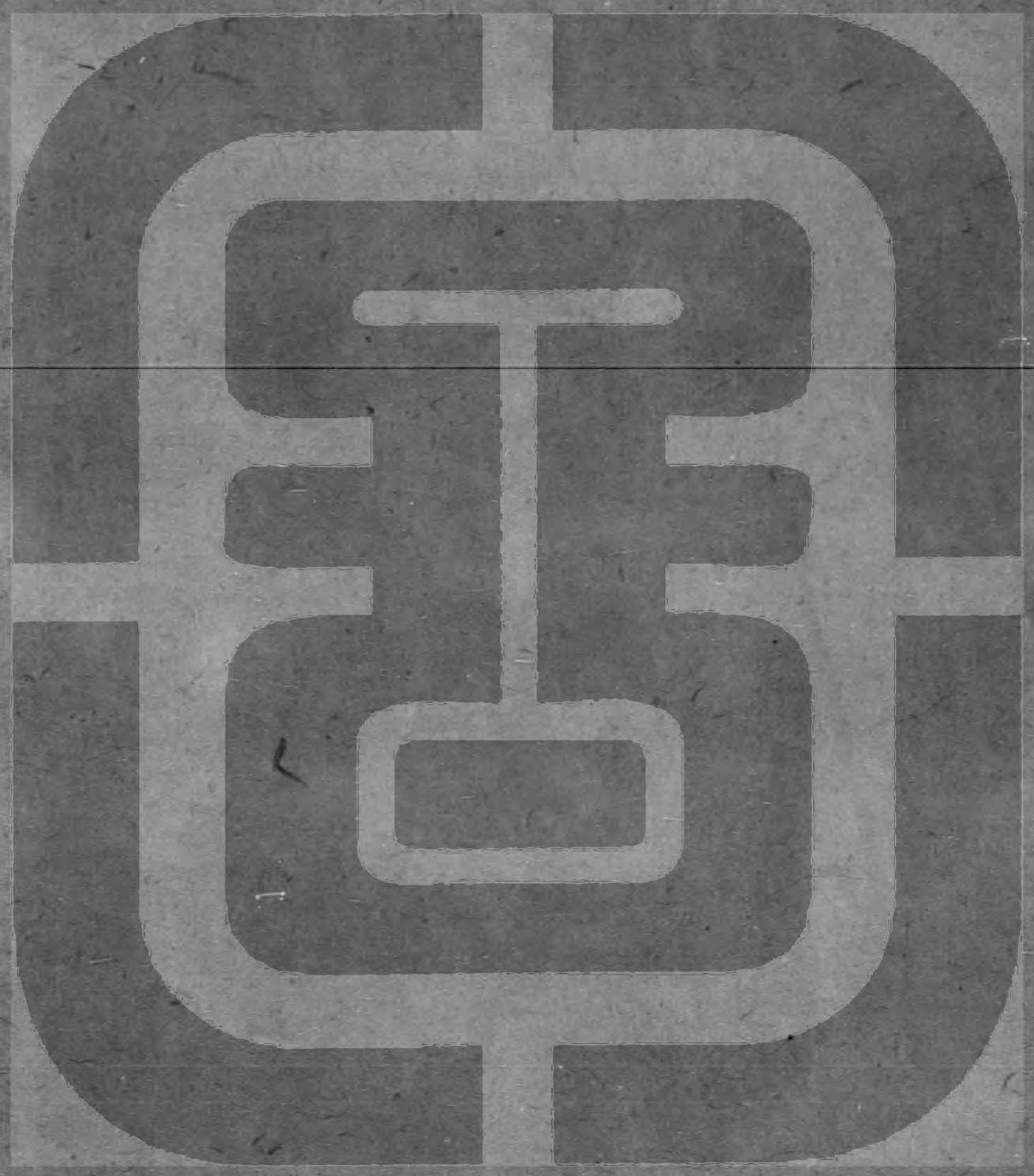
供死會所養兄子毅及涂之等下獄留伏誅司馬
昭表王子下詔以繇毓之黨特原逡巡兄弟惟毅及邕
忠伏法或曰毓曾密啓昭言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故
月逡等云始昭欲遣會伐蜀西曹屬邵悌求見曰今遣
鍾會率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
人行昭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邪蜀爲天下患使民不
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人皆言蜀不可伐夫
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竭而彊使之適爲敵禽耳
惟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如

卿所慮當何所能一辦邪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
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心膽以破故也若蜀以破遺民
震懼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
若作惡秖自滅族耳卿不須憂此慎莫使人聞也及會
白鄧艾不軌昭將西行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於鄧
艾但可勑會取艾不足自行昭曰卿忘前時所言邪而
更云可不須行乎雖爾此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
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
軍問我言頗疑鍾會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疑卿

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可矣軍至長安
會果已死咸如所策會常論易無互體才性同異及會
死後於會家得書二十篇名曰道論而實刑名家也其
文似會初會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字輔嗣幼而
察慧年十餘好老氏通辨能言父業爲尚書郎時裴徽
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
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寡言而老子申之
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論也老
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尋亦爲傳假所知十時

何晏爲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
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黄門侍郎缺晏
既用賈充裴秀朱整又議用弼時丁謐與晏爭衡致高
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於是以弼補臺郎初除覲爽請
閒爽爲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此嗤
之時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儁不治名高尋黎
無幾時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爲之
歎恨弼在臺既淺事功亦稚非所長益不留意焉淮南
人劉陶善論縱横爲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常屈弼弼天

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游宴解音律善
投壺其論道賦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撰得多晏
也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爲士君子所疾弼與會善會論
議以校練爲家然每服弼之高致弼注易潁川人荀融
難弼大衍義弼以書答其意頗譏戲之弼又注老子爲
之指略及著道略論其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
好談病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爲人淺而
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侍郎於是恨
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二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癘
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弼之卒也司馬師聞之嗟
嘆者累日其爲高識所歎如此

列傳第三十

邊志一百一十七